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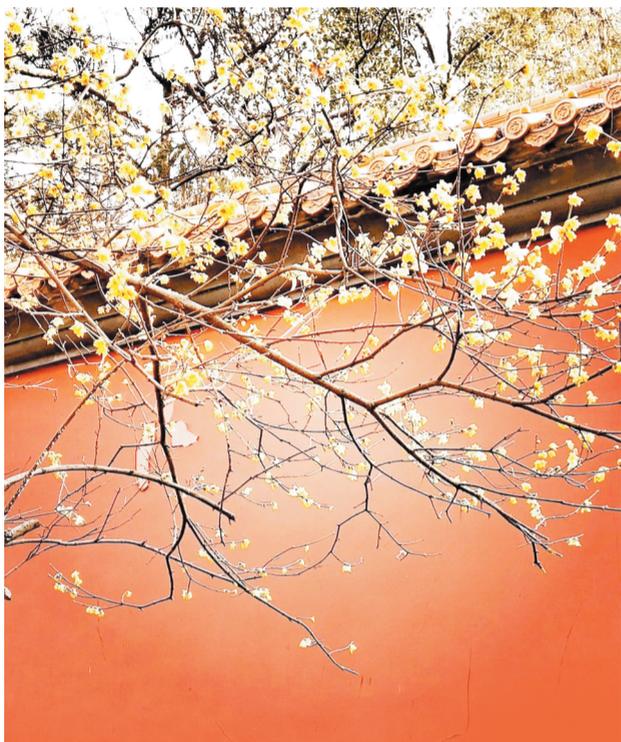
普照寺的腊梅

□ 窗外风

作为一个孤陋寡闻不爱出门溜达的人，第一次知道家乡的普照寺是那年的春节，朋友圈见到腊梅的图片。腊梅是我喜欢的花，腊梅的香仿佛在眼前，挥之不去。一问，拍自普照寺。普照寺在我心里立刻香远益清起来。

冬天来临，想起腊梅，顿时心潮澎湃。就跟同学商量，我们去普照寺吧？一拍即合。我们先去留仙湖公园看水。这个用蒲松龄的字命名的公园，出乎想象地美。在留仙湖的水边，我想起当年，高考刚结束，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夜晚曾经跟几个同学坐在留仙湖边，星星在水里闪烁，每个人都沉默。时光啊，让人心疼又无奈，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却转眼已经过去很多年。

在留仙湖公园的水边，同学指着旁边红砖青瓦的建筑说，那就是普照寺。普照寺竟然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到了眼前。进门先去找腊梅，冬季枝干枯叶瘦，两个植物盲，任怎样都不知道哪棵才是腊梅，却被普照寺的竹子和海棠惊艳。普照寺的竹子青翠逼人，好像仍是盛夏时节的样子。工作



人员说，竹子就是这样四季常青的啊。而海棠，在寺院的东边红成了一道风景，无数红色的小果子挂在枝丫上，枝丫都在搭建好的棚子上。一抬头，漫天都是红色的海棠果，好像夜晚的星星。寺庙的人说，进

门的地方就是腊梅呀，你们来的时候没看到吗？跟同学对视一下，不禁哑然失笑。只顾埋头向里走，以为腊梅会在后面的园子里，却原来心心念念的腊梅在门口。

回到门口，终于见到挂着

蓓蕾的腊梅树。工作人员说，春节左右腊梅才能开，开花的时候周围都是腊梅的香，又甜又香，挥一挥衣袖，就能带走一片香气，人站得久了，身上都是腊梅的香。好吧，就跟腊梅来个约定，不见不散。

春节刚过的第三天，终是忍不住，又去了普照寺，在门口一眼就看到腊梅盛开的金黄色小花朵，一朵、两朵、三朵，娇俏俏挂在枝头。腊梅开花了，别的花都在沉寂，是它按捺不住跃跃欲试的心吗？欣欣然绽放在冷风里。也许是阳光照射它多一点，也许是它有一颗绽放的诗心。

心里顿时沉静下来，好像日思夜想某个人，终于见到了，反而没有想象中的雀跃。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别的话可说，只是轻轻地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想起那句“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就送朵腊梅好了。在腊梅的香气里，空气中有种不知名的氛围，让人不由得放轻脚步，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慢慢地走过角角落落，慢慢地让心归于平静，慢慢地回想前生来世，只为了心中某个愿望……只为佑你心想事成喜乐平安。

筒子楼

□ 姜薇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东西，虽然短暂，却堪称永远。

春节收拾卧室的时候，看到一张发黄褪色的老照片，照片里的自己站在一座筒子楼前，笑得是那样灿烂。瞬间，记忆之门就这样被轻轻地打开。多少往昔故事，温暖了年华；多少岁月的遇见，欢悦了时光。

那是一座很旧的筒子楼，二层小楼，本来是单身宿舍，后来就给刚结婚的职工作为过渡房，每层一条长长的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因为形

状像筒子，故名“筒子楼”。我就在这筒子楼里结婚生子，奏响了婚后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筒子楼的通道里很黑很窄，家家户户门前都是木板搭起的灶台加上一个木头橱子。水龙头是共用的，洗菜洗衣还得排队。

筒子楼里的生活是热闹的、世俗的，几乎没有隐私，隔音很差，经常听到邻居家的吵架声、孩子的哭闹声，却又无可奈何。

做饭时间是筒子楼最热闹也最快乐的时候，门口的灶台是各家各户施展厨艺的

天地，滋滋啦啦，满楼道里弥漫着饭菜香气。谁家做了鱼，谁家炖了排骨，闻闻味便能知晓。要是炒着菜没有了盐，就喊一声：“赵师傅，借点盐用用。”马上就听到隔壁的声音：“超，快去给你姨送盐去。”你看，一点都不耽误做菜。

赶上周末，老公就在楼道里喊一声：“今晚我家吃韭菜馅的水饺啊。”话音刚落，好几个邻居的孩子就拿着碗跑来了。“别急，别急，不要烫着啊。”我一边给他们往碗里盛着水饺一边笑。“阿姨，你包的

水饺真好吃。”一串串笑声回荡在长长的走廊里。

筒子楼前种了好多高高大大的梧桐树，正好在我家的窗下，有时候打开窗户，就能摸到它的枝枝丫丫。梧桐花盛开的时候，紫色的小花像一串串紫色的风铃，摇曳在风中，微风过处，丝丝香甜。窗前是我的书桌，不知是书香氤氲了花香，还是花香旖旎了书香。

筒子楼狭小，却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分享着户户暖暖的关怀，也浓缩了各家各户的喜怒哀乐。

山渠面面拥蓖麻

□ 马云丹

周末，暖阳和风人正闲的午间，楼下李奶奶在院落里晒出一盖垫蓖麻子。李奶奶说：“先晒几天，好点种。”我问：“这么早就点蓖麻？”李奶奶说：“蓖麻窝正月的土，蓖麻要赶在不出‘冬九’里点种。”

看着铺陈在阳光里的蓖麻子，倒让我想起在儿时停了电又寻不到蜡烛时，便会剥几个蓖麻子，用铁丝将蓖麻仁穿起来，点燃做灯火，只是油烟太多很熏人。父亲会用小碾子碾些蓖麻，将蓖麻碎和蓖麻油一起铲入碗里，再捻根灯芯放上，这样点燃后火苗里的油烟就少了。

种蓖麻是比较省心省力的，只需提前将种子泡一泡，

使蓖麻种子吸饱了水，随意寻一处地儿，房前屋后，路旁沟边，荒山荒坡，到处可种。刨个土窝，撒上三两个蓖麻种子，用脚划拉上点土，再踩上两脚便成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土地没有一处是闲置的，除了种口粮的田地，地边、路边、沟崖旁到处是长势繁茂的蓖麻，都是庄户人家随手点种上的，结得多了自然欢喜，结得少了也不在意。

山渠上的蓖麻长得格外繁茂，枝干粗壮，叶片肥大，风吹来便扬起一片绿波。后来读到陈献章的诗句“山渠面面拥蓖麻”，真是浩荡。

对蓖麻的亲切感，多是来自乡村童年的时光。那时经常疯在山野田地，夏天在山野

里玩，我们总是要去蓖麻丛里，薅几个硕大的蓖麻叶子盖在头上防晒。

折一段蓖麻秆，从一头掰开个小口劈成倒伞状，随便寻个圆形的什么种子之类的放在伞心里，然后仰着头去吹蓖麻秆的下口，那圆形的种子就起起伏伏在伞心上，不能吹跑吹掉了，还是有点难度的。

又或是将一个蓖麻叶留出中间两个叶片来，将侧面的叶子相交叠，用马尾草穿过交叠处固定好，就是个兔子帽子，透气好，又可爱。我们还会把蓖麻叶绿如翠玉的茎脉捋出来，小心地一点点折断拉丝，将茎脉折拉成珠帘样，挂在耳朵上和脖子上很“富贵”的样子。

在山上玩渴了，我们就围

起个蓖麻叶子舀山泉水喝，还会用蓖麻叶子卷了野蘑菇架到石头上烧，那可是真真的“山珍野味”。

大人说蓖麻有毒，也听姥姥说早年没粮食吃，有人吃了没淘煮过的蓖麻叶子脸肿得像大头娃娃。

蓖麻花开一簇簇，结果一串串，晒干裹着毛刺的蓖麻后，我们通常用鞋底搓出光滑的蓖麻子，拿去换钱或榨成油。

别看蓖麻种子那灰不溜秋的样子，可有意想不到的价值。蓖麻浑身是宝，可用叶、茎、根、子治疗疾病，祛风除湿，拔毒消肿，泻下导滞，通络利窍等。正如陈献章的又一诗句所言，“莫轻此辈蓖麻子，也在先生药圃中”。它也珍贵着呢。

婴啼

(外一首)

□ 毕学文

大地之上，
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
啼哭更纯粹了
那声遥远的婴啼
干净，通透，不染一丝杂音
像高悬的星辰划过银河
又似天堂里的鸽哨，饱含
对人间的一份确认和坚定

如此纯净的婴啼，
让我想起人类的远方
那么澄澈和新鲜，
那么坦荡和磊落
仿佛一场雪的飘落，
没有隐喻
却又透明得让尘埃无处躲藏

我甚至想，
也许婴啼才是全世界的母语？
无须修辞和切换，
就会倾听到
极目处蓬勃的声音，
任何人都听懂的声音
而婴儿挥舞的四肢
便是春天里柔软的枝条了

命名

我一直在找一个名字
给女儿即将出生的孩子
我在楚辞里寻觅，在诗经里
沉吟
在浩瀚无垠的星际间穿梭
也时常梦游于李白的天上长河

许多方块字奔涌到笔端
我一笔一划，轻柔地擦拭着
瞬间它们像有了灵性
与我心心相惜，每组成崭新的
名字
都似一个玉树临风的少年，对我微笑

那笔划里，遥遥绵绵
我知道生命在其中赓续，而籍贯
里的乡愁
像起伏的微澜一次次回归辽阔
的故土
女儿说，每个名字都满含着
赞美
它们皆沐浴着人间的恩泽

其实，罗列得再多
也找不出比母语更美的名字，
就像草木
之于美若黎明的雨露
星宿之于璀璨的星空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 b f k @ 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